

明清江南城镇的兴盛及其文化辐射功能^(*)

——以《鸳鸯湖棹歌》的唱和为考察中心

○ 孙 逊^{1,2}, 裴宏江¹

(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2.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研究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我国江南地区的城镇大量涌现,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些城镇不仅是财富的宝地,而且是人文的渊藪,其文风之盛,几可于一些大中城市相颉颃。康熙十三年(1674),作为梅里词派主要代表的朱彝尊,写下了一百首以嘉禾平原城镇为歌咏对象的组诗——《鸳鸯湖棹歌》,由此引发了历史悠久的唱和行为,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本文通过对朱彝尊原诗及和诗的文化解读,及其刊刻情况的梳理,旨在探讨本时期江南城镇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辐射功能。

〔关键词〕《鸳鸯湖棹歌》;唱和与刊刻;江南城镇;文化辐射功能

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明清时期是继南宋之后的又一次高潮。这轮城市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大量市镇的出现,即史学界所说的“城市化的新方向转到市镇”。⁽¹⁾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六府一州之地,面积三万余平方公里,星罗棋布

作者简介:孙逊《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1944年生,江苏丹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带头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上海师大都市文化学科群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古典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文史馆馆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和域外汉文小说研究,近年来致力于都市文化研究,著有《红楼梦脂评初探》、《董西厢与王西厢》、《明清小说论稿》、《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等专著十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编有《域外汉文小说集成》、“域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等大型丛书多种。多项研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并承担国家社科、教育部和上海市社科项目多项;裴宏江(1980—),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

(*)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S30403)成果。

的分布着三百余个城镇,代表了我国明清城镇发展的最高水平。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城镇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功能都得以进一步彰显,明清之际,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流派如浙西词派、虞山诗派和娄东诗派等,都无不和江南城镇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文学创作中,江南城镇也成为诗人们歌咏唱和的对象。其中,作为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饱含深情创作的《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组诗(以下简称《棹歌》),即全面展现了江南城镇的繁荣景象和高涨的人文气象。《棹歌》熔地名、人物、出产、典故于一体,描写的虽然只是嘉禾平原的风土人情,但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却相当广阔,特别是反映了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江南城镇的繁荣气象。此组诗一出,当时就“风行海内”,⁽²⁾不仅当时嘉兴籍的诗人热情相和,而且直到朱彝尊身后的近二百年间,《棹歌》的唱和活动持续不断。这些唱和的诗歌步朱诗原韵,内容和风格都一脉相承,从城镇文化功能的角度来看,此诗歌唱和行为构成了一个极富代表性的文化案例。

一、《棹歌》的创作缘起及和诗存佚情况

朱彝尊出身于明朝的宰辅之家,其曾祖父朱国祚是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为官至户部尚书;天启元年(1621年),加官太子太保,晋文渊阁大学士,士人荣之,称“状元宰相”。此后“诸子彬彬继起,号能文章。四十年来,浙西言文献者必首朱氏”。⁽³⁾这样的家族文化背景,使朱彝尊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世事多变,到朱彝尊父亲朱茂曙时,朱家已生计渐艰,“至彝尊,家已中落,变乱以后尤贫”。⁽⁴⁾公元1644年,清人入关取代了大明王朝,次年派兵南下征服江南。由于身为明室大臣之后,朱彝尊对明朝感情深厚,加之清兵南下的野蛮屠戮政策,激起了朱彝尊的亡国之痛。他于顺治六年(1649)携家移居嘉兴梅里镇,成为梅里词派和浙西词派的开创者。后又因避祸而远走他乡,游幕为生。

《鸳鸯湖棹歌》作于康熙十三年(1674)冬,此时朱彝尊正客居通州,在直隶通永道龚佳育幕府中。常年飘零在外,冬寒岁暮之际,朱彝尊心绪落寞,遂写了一百首诗歌,将怀才不遇的感慨、漂泊异地的无奈都寄托在对家乡风物、历史变迁、繁盛景象的回忆和赞美之中。他在自序中说“甲寅岁暮,旅食潞河,言归未遂,爰忆土风,成绝句百首。语无詮次,以其多言舟楫之事,题曰鸳鸯湖棹歌,聊比竹枝、浪淘沙之调。冀同里诸君子见而和之云尔”。⁽⁵⁾从中可见朱彝尊写作《棹歌》的缘起。

鸳鸯湖,一名马场湖,即今南湖,位于嘉兴市东南。《鸳鸯湖小志》称鸳鸯湖分东西二湖,东曰滬湖,西曰鸳湖,鸳鸯湖为二湖之总称,又以东南湖、西南湖别

之。^[6]朱彝尊《鸳鸯湖掉歌》中的“鸳鸯湖”，更应该称“鸳湖”、“西南湖”。鸳鸯湖得名之由来，一说因为此湖多鸳鸯，一说东西两湖相连，如鸳鸯交颈，故名。《南湖纪略》云“鸳鸯湖，名南湖，在府城南。其禽多鸳鸯，故名。一日两湖相丽，若鸳鸯然”。^[7]而棹歌最初为民间船夫操舟之时所唱之歌，内容丰富多样，结构灵活多变，后在历代文人不断拟作的过程中，大致演变为以七言绝句的形式题咏地方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与竹枝词相似，但棹歌更多与水文化相关，歌咏的多是湖、塘和水乡风情。

《棹歌》以鸳鸯湖为中心，不仅题咏了包括鸳鸯湖在内的嘉兴直辖城镇的风土人情，同时涉及嘉兴下属的嘉善、平湖、海盐、桐乡等众多地方城镇，对组诗一百首进行统计，其中涉及的城镇计有：魏塘镇、王江泾镇、濮院镇、新塍镇、梅里镇、徐王市、菱湖镇、乍浦镇、西塘镇、斜塘镇、茶院镇、陡门镇、半逻镇、新丰镇、漵浦镇、崇福镇、盐官镇、御儿镇、角里堰市、广陈镇、陶庄镇、玉带镇、沈荡镇、东山镇。其中陡门、新塍、王江泾、濮院镇并称为明代秀水的四大名镇。此外，还有苏州府吴江县的平望镇、吴县的东山镇。粗略梳理，共有二十三个城镇。

朱彝尊的《棹歌》一百首写好之后，他将其分寄给同里的亲友，“冀同里诸君子见而和之云尔”。果然引起了许多梅里籍诗人的感情共鸣，他们依韵和诗，掀起了唱和《棹歌》的高潮。从康熙十三年到道光中叶，持续时间近二百年，参与的作家近二十多位，创作诗歌千余首，其持续时间之长和涉及人数之多，在我国诗歌史上也是少见的。本文所谓《棹歌》和诗，是指以《棹歌》命名，从音韵和题材上和朱诗紧密相关的诗歌，包括两类，一类是以《棹歌》为题的和诗，一类是以《棹歌》为题的续诗。两者相比，前者诗歌数量更多，往往以组诗的形式出现；后者所存诗歌数量不多，有些仅有名无诗。现将这些唱和诗的写作和存佚情况列表如下：

《鸳鸯湖棹歌》和诗写作及存佚情况一览

作者姓名	作者简况	和诗名称	存佚状况(系据作者目验)
陈枕	1608—? 字用亶，秀水人，顺治甲午副贡生，著有《诚斋诗集》。《嘉兴府志》称：“用亶少孤，力学为诗文，质于曹侍郎溶、朱检讨彝尊得有指归”。据《两浙輶轩补遗·卷一》小传。	《和鸳鸯湖棹歌》一百首	1. 存一首，见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商务印书馆版三册本《曝书亭集》上册卷九，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2. 存一首，见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世界书局版两册本《曝书亭集》上册卷九，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

作者姓名	作者简况	和诗名称	存佚状况(系据作者目验)
谭吉璁	1624—1680,字舟石,号筑岩,人称“小谭大夫”,嘉兴人,朱彝尊表兄。监生出身,康熙甲辰以上舍考第一,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官登州府知府,好撰述,著《延绥志》二十四卷,《嘉树堂集》二十卷,《鸳鸯湖棹歌》一卷等。据《两浙輶轩录·卷九》、邵长蘅《登州太守谭君吉璁传》、《清代碑传全集》。	《和鸳鸯湖棹歌》八十八首,续《和鸳鸯湖棹歌》三十首。	1. 存一一八首,见于乾隆四十年(1775)海盐朱芳衡刻《鸳鸯湖棹歌》一册四卷本,卷二为谭诗,藏于国家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2. 存八十八首,见于光绪四年(1878)嘉兴孙福清望云仙馆刊刻《耦李遗书》,其中十一册为《鸳鸯湖棹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3. 存一一八首,见于谭新嘉辑《嘉兴谭氏遗书十种》十二册本第六册,嘉兴谭氏承启堂民国元年(1912)刻本,藏于首都图书馆。4. 存一一八首,见于谭新嘉辑《嘉兴谭氏遗书十种》十二册本第六册,嘉兴谭氏承启堂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本,藏于国家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5. 存八十八首,见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商务印书馆版三册本《曝书亭集》上册卷九,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6. 存八十八首,见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世界书局版两册本《曝书亭集》上册卷九,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
曹伟谟	字次典,号南陔,嘉善县魏塘镇人。	1685年作《和鸳鸯湖棹歌》一卷,一百首。	见于《曝书亭集·三十九》序六的记载,曹诗今已不存。
朱琪	字珣叔,号芷间,梅里镇人,贡生,著《东溪诗草》。《梅里诗辑》称其为竹垞弟子。如此,其应为康熙间人。据《两浙輶轩录》卷十五小传。	《鸳鸯湖棹歌》	存一首,见于清许灿辑《梅里诗辑》道光三十年(1850)嘉兴县斋刻本,原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
朱麟应	初名振麟,又名梁在,字潜起,号梧巢,秀水梅里人,系朱彝尊曾侄孙。乾隆庚午举人,著《耘业斋诗词稿》。据光绪《嘉兴县志》、《两浙輶轩录》卷二十九小传。	《耘业斋续鸳鸯湖棹歌》一卷,一百首,作于乾隆八(1743)年。	存一百首,见于光绪四年(1878)嘉兴孙福清望云仙馆刊刻《耦李遗书》,其中十二册为朱麟应作《续鸳鸯湖棹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
陆以誾	字和仲,号小苒,乾隆丁酉四十二年(1777)拔贡,曾官新昌县训导。见光绪《嘉兴县志》、《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七》。	《和鸳鸯湖棹歌》一百首	存一百首,见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海盐朱芳衡刻《鸳鸯湖棹歌》一册四卷本,卷四即是陆以誾和诗,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

作者姓名	作者简况	和诗名称	存佚状况(系据作者目验)
夏昌垣	字廩贡,官宁波训导。后丁内艰,不复出。生平潜心经训,闲涉吟咏。据《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四》。	《鸳鸯湖棹歌和朱竹垞太韵》	存四首,见于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四》,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一六八六册,据清光绪十七年浙江书局刻本影印,原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张燕昌	1738—1814,字文渔,号艺堂,海盐人,嘉庆元年以优贡据贤良方正,受知于阮元。见《嘉区文献》,《两浙輶轩录补遗·卷十八》小传。	《和鸳鸯湖棹歌》一百首,作于乾隆甲午(1774 年)之冬。	存一百首,见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海盐朱芳衡刻《鸳鸯湖棹歌》一册四卷本,卷三即是张燕昌和诗,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
钮世楷	字膺若,号草亭,嘉兴诸生。《斐亭诗话》云“草亭幼颖悟……长益刻苦自励。著有《四书考异》、《草亭诗古文集》、《秋树根词》”。据《两浙輶轩续录·卷九》小传。	《鸳鸯湖棹歌》	《鸳湖诗社和鸳鸯湖棹歌及棹歌体的创作》一文中所列举,此文见于《鸳鸯湖诗社社刊》第十八期“再唱棹歌三百年特刊”,惜笔者未能亲见其和诗。
吕坤	桐乡人	《鸳鸯湖棹歌》一百首	同上。
吴高增	(1706-?)字继长,一字敬斋,号玉亭,浙江秀水人,岁贡生。据《两浙輶轩录补遗·卷六》小传。	《鸳湖棹歌》一卷	同上。
李震	清乾隆时人	《鸳鸯湖棹歌》一百首	同上。
陈洪	字左泉,号渔晴,桐乡石门镇人,诸生,著《渔晴遗稿》。据《两浙輶轩录·卷二十八》小传。	《续鸳鸯湖棹歌》	存二首,见于胡昌基辑《续稿李诗系·卷二十三》,由葛嗣澍于宣统三年(1911)刊刻,共四十卷,本书辑者和刻者均为嘉兴平湖人。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
胡辰告	字澹绣,号秋霞,桐乡石门镇人。	《鸳鸯湖棹歌》	存三首,见于《续稿李诗系·卷三十一》,刻书和藏书情况同上。

作者姓名	作者简况	和诗名称	存佚状况(系据作者目验)
吴于宣	字浚明,号南屿,桐乡石门镇人,乾隆丁未进士,官江苏扬州知府,《府志》称于宣才识英敏,任内所拔皆知名士。据《两浙輶轩续录·卷十四》小传。	《鸳鸯湖棹歌》一百首	存三首,见于《续櫂李诗系·卷三十一》,刻书和藏书情况同上。
刘掞	字璿存,号荆山,嘉兴诸生,著有《罗月楼诗抄》。据《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七》。	《鸳鸯湖棹歌》	存一首,见于阮元、杨秉初辑《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七》,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一六八四册,据清嘉庆八年刻本影印,原刻本现藏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郑炎	原名源,字清渠,秀水人,乾隆间秀才。“资性绝人,读书目数行下”,“屡试不入,废于酒”。据《雪杖山人诗集》前序跋。	《鸳鸯湖棹歌》	存四首,见于郑炎撰、鲍廷博校《雪杖山人诗集·卷五》,收录于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九辑二八册,据清嘉庆五年郑师尚刻本影印,原刻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王树芳	1734-1786,字师贺,号铁禅,别号酣古生,浙江嘉兴诸生,一生坎坷,与阮元父有交,乾隆丙午年四月卒于金陵官舍,年五十有三。著《雪杖书屋集》。据《两浙輶轩录·卷三十二》小传,知其生卒年。	《鸳鸯湖棹歌》	存一首,见于阮元辑《两浙輶轩录·卷三十二》,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一六八四册。据清嘉庆仁和朱氏碧溪草堂、钱塘陈氏种榆仙馆刻本影印,原刻本现藏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姚晋锡	1722—?,字安伯,号芦泾,嘉兴人,乾隆辛未进士。陈传经曰:“侍御负诗名,《鸳鸯湖棹歌》尤脍炙一时”。据《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五》小传。	《鸳鸯湖棹歌》三十首	存十首,见于阮元、杨秉初辑《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五》,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一六八四册。据清嘉庆八年刻本影印,原刻本现藏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朱星炜	字垂青,海盐人,贡生,乾隆年间人。据《两浙輶轩续录·卷十五》。	《鸳鸯湖棹歌》	存三首,见于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卷十五》,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一六八五册,据清光绪十七年浙江书局刻本影印,原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

作者姓名	作者简况	和诗名称	存佚状况(系据作者目验)
金鹤清	1816—1854,字汉皋,号稚谷,桐乡人,道光乙巳科(1845)榜眼,官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著《养己以福斋诗文稿》。《县志》:“鹤清幼嗜学,工为诗文……”。据《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九》小传。	《鸳鸯湖棹歌》	存一首,见于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九》,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一六八六册,据清光绪十七年浙江书局刻本影印,原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又见于陆以湜著《冷庐杂识》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汪韩度	秀水人,道光时诸生。	《鸳鸯湖棹歌》	存一首,见于陆以湜著《冷庐杂识》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蔡之沅	秀水人,道光时诸生。	《鸳鸯湖棹歌》	存一首,见于陆以湜著《冷庐杂识》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沈炳垣	(1819—1857),字紫卿,海盐武原镇人,道光乙丑进士,官中允,督学广西,殉难,年三十八。据《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九》小传、《清史稿·三百九十九》。	《鸳鸯湖棹歌》	存一首,见于陆以湜著《冷庐杂识》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程禧	桐乡石门镇人,道光时诸生。	《鸳鸯湖棹歌》	存一首,见于陆以湜著《冷庐杂识》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章瑛	字是哉,号秋浦,桐乡石门镇人,诸生,能诗,著有《秋浦诗抄》四卷。据《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六》小传。	《鸳鸯湖棹歌》	存三首,见于胡昌基辑《续耦李诗系·卷二十八》,由葛嗣澐于宣统三年(1911)刊刻,共四十卷,本书辑者和刻者均为嘉兴平湖人。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
查若筠	清道光时女诗人,字佩芬,又字绮庵,号缙山谜客,家海宁袁花市(今花溪镇),兵部员外郎汪如澜妻,著《曼陀雨馆诗存》。据《两浙輶轩续录·卷五十三》小传。	《鸳鸯湖棹歌》十首	存四首,见于查有钰辑、查辉校《海昌查氏诗钞续集》卷七,光绪丁亥年(1887)刻本,。此刻本现藏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
严钤	(1828—1873),字迪周,桐乡乌镇人,咸丰辛酉拔贡,曾官广西左州知州。据《两浙輶轩续录·卷五十三》小传。	《鸳鸯湖棹歌》	存一首,见于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卷四十六》,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一六八六册,据清光绪十七年浙江书局刻本影印,原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

上列表中,计有二十八位嘉兴籍诗人唱和朱诗,其中可以明确确定到江南城镇的:桐乡县石门镇的有五人、乌镇的有一人,秀水梅里镇的有两人,嘉善县魏塘镇的有一人,海盐县武原镇的有一人,海宁袁花市的有一人。计有十一人,几乎占到百分之四十。这些和诗中又涉及到八个城镇,有凤鸣市、坎城市、南浔镇、新行镇、石门镇、皂林镇、盛泽镇、乌镇,加上朱彝尊《棹歌》中涉及的二十三个城镇,共有三十一一个。其唱和人数之多和涉及城镇之众,堪称是江南城镇一道亮丽的风景。

二、《棹歌》及和诗所反映的江南城镇风情

缘上所述,《棹歌》及和诗共涉及三十一一个江南城镇,它们把富庶的江南城镇的风土人情展现无遗,美不胜收,全面反映了以嘉兴地区为代表的江南城镇的繁盛景象,从中可以管窥江南城镇的富庶和文雅。诗歌,尤其是棹歌、竹枝词一类,历来被认为“可补方志所未备者”,⁽⁸⁾因而可以说,《棹歌》及其和诗是一部有韵的地方志,既有审美价值,又富认识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鸳鸯湖为代表的嘉兴风光和人文景致堪称明清江南城镇的一个缩影。现仅以《棹歌》以及朱彝尊表兄谭吉璠、曾侄孙朱麟应、同邑诗人张燕昌和陆以誥的和诗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棹歌》及和诗集中描写了嘉兴地区的名胜景观、风物特产、传说故事和手工艺品等。名胜景观有鸳鸯湖、鹤湖、宝带河、放鹤洲、西水驿、烟雨楼和披云阁等,如朱彝尊诗“鹤湖东去水茫茫,一面风泾接魏塘。看取松江布帆至,鲈鱼切玉权郎尝(二十七)”,题咏的是鹤湖的水面风光。“怀苏亭子草成蹊,六鹤空堂旧迹迷。唯有清香楼上月,夜深长照子城西(八十五)”,歌咏的是怀苏亭和清香楼的景色。风物特产有“鸭馄饨小漉微盐,雪后垆头酒价廉。听说河豚新入市,菱蒿荻笋急须拈(十五)”,描写的是一种嘉兴特产——“鸭馄饨”,以及垆头酒、河豚鱼和菱蒿荻笋等特产;“沽得梅花三白酒,轻衫醉卧紫荷田(谭吉璠和诗第七)”,描述的是嘉兴梅花三白酒和田中开满紫云英的景象。“鸭嘴小船浅水通,荻花门巷萧萧风。荆南豫北斗新酿,不比吾乡清若空(八十九)”,诗下自注“清若空亦秀州酒名,见《武林遗事》”,歌咏的是嘉兴美酒胜过荆南的乌程美酒和豫北的竹叶青酒,诗歌洋溢着诗人的自豪。题咏故乡风物往往与水乡舟楫相关,如“江市鱼同海市鲜,南湖菱胜北湖偏。四更枕上歌声起,泊遍冬瓜堰外船(九十一)”,生动描写了鱼菱上市时,一派舟楫繁忙的景象。传说故事有关于西施的,“听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颗颗爪痕添(二十)”,这是有关樵李的传说。“落花三月葬西施,寂寞城隅范蠡祠。水底尽传螺五色,湖边空挂网千丝(四十八)”,这是有关五色螺的传说;还有关于苏小小墓的,“苏小小墓前秋草平,苏小小墓上秋瓜生。同心绾结不知处,日暮野塘空水声(四十九)”,表现的是一种凄迷怅惘的情绪。“巫子峰晴返景开,传闻秦女葬山隈。闲听野老沙中语,曾有毛民海上来(六十九)”一诗,题咏的是秦女和毛民的传说故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棹歌》及和诗还描绘了江南城镇盛产的精美工艺品,如《棹歌》中“梅花小阁三重阶,屈戌屏风六善排。不及张铜炉在地,三冬长暖牡丹鞋(二十六)”,描绘的是新塍镇张鸣岐制的薰炉——“张铜炉”;“织成锦衾碧间红,缭似吴棉四通。锦上鸳鸯三十六,双栖夜夜水纹中(二十九)”,歌咏的是梅里镇精美的织锦“嘉陵满幅细花纹,一丝一缕见辛勤(张燕昌和诗第十四)”,赞颂的是花纹精细的“嘉陵”,织成颇费织工辛劳;“画眉墨是沈珪丸,水滴蟾蜍砚未干。休恨图经山色少,与郎终日远峰看(三十五)”,沈珪所制墨使得嘉兴女子眉色如黛,更加楚楚动人;“只愁玉面无人画,须是传神盛子昭(四十二)”,这是写西塘画家盛子昭所画崔莺莺像的生动传神。

《棹歌》及和诗将嘉兴地区著名的“嘉禾八景”一一歌咏,风物特产尽数拈来,传说故事娓娓道出,手工艺品细致描绘,充分表达了嘉兴诗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这正是江南城镇所拥有的魅力之所在。

其次,《棹歌》及其和诗生动展示了嘉兴地区繁忙的经济活动,集中展现了蚕桑丝织业的发达。如上所述,《棹歌》及和诗写到了当地三十一个城镇,这些城镇凭借便利的水上交通,和远近城乡进行着繁忙的经济活动,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体系。朱彝尊诗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商品经济繁荣的画面“父老禾兴旧馆前,香秔熟后话丰年。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九十五)”。从中可看出明代中后期时江淮粮船前来嘉兴贸易的情景,由于桑、棉种植面积扩大,纺织业发达,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相应缩小,宋代时“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到明清时粮食已“半仰食于江楚淮安之粟”,^[9]嘉兴秀水县百姓“待籴而炊者,市日不下千石”,^[10]诗歌描绘的正是江淮粮食贩运江南的情景。江南的酿酒业和茶业贸易也极其发达,“须知美酒乌程到,遥见新塍一片帆(六十)”,乌程所产的美酒享誉江南,当城中居民望见新塍镇的帆影,便知乌程美酒运到;此外“前溪载得南浔酒(谭诗二十五)”,南浔镇的美酒也被运到嘉兴。“雨近黄梅动浹旬,舟回顾渚斗茶新。问郎紫笋谁家焙,莫是前溪读曲人(四十)”,黄梅季节来临,湖州府水口镇的名茶“紫笋茶”已在嘉兴上市,这些茶都是经精心焙制的上品。嘉兴还多丝织业城镇“五月新丝满市廛,繰车响彻斗门边。沿流直下羔羊堰,双橹迎来贩客船(五十八)”,陡门镇在明清是嘉兴四大名镇之一,也是丝织业中心,五月新丝大量上市,客船云集前来贸易:“舟移濮九娘桥宿,夜半鸣梭惊客眠(七十五)”,作为丝织业重镇的濮院镇,同样引来客商络绎不绝,而彻夜不停的织布声,使客商睡觉也不安稳。

“嘉兴,泽国也。左杭右苏,负海控江”^[11],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濒临太湖,大运河纵贯境内,为江河湖海交汇之地,水运和海运发达,商品贸易范围广泛,涵盖了水果、蔬菜和水产海鲜,以及食盐业。如朱彝尊诗“石尤风急驻苏湾,逢着邻船贩桔还。只道夜过平望驿,不知朝发洞庭山(九十四)”,描写客商早上从太湖东山镇批发柑橘,过平望镇,沿水路朝发夕至到达嘉兴的情景“江市鱼同海市鲜,南湖菱胜北湖偏。四更枕上歌声起,泊遍冬瓜堰外船(五十七)”,“白

苋紫茄盈担中,五更贩客聚城东。鉏家滩上夜深市,隔岸星星灯火红(陆以誠诗七十八)”,诗下注“鉏家滩上府治东北,四时菜果多往贩焉”。从中可见嘉兴城中市场商品的琳琅满目:有江海湖泊生产的鱼和菱,以及郊区的冬瓜、苋菜和茄子,附近城镇的柑橘、苹果等,既有江市和海市,还有夜市,一派繁荣景象。海边还生产食盐——“霜卤盐场分十处”,历来盐务归国营,可是重利之下,还是有人“花篙游艇贩私盐”。从以上所引诗歌,可知嘉兴地区涌现出众多丝绸业、刺绣业、渔业、盐业等经济性城镇。

和诗也不约而同的描绘了嘉兴地区蚕桑业的发达。早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圣祖南巡,路过浙西,就曾言“朕巡浙西,桑林被野,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惟此一区。”^[12]浙西嘉兴向为蚕桑重地,诸多城镇都是丝织业的巨镇,桑叶已成为紧俏的商品,通过养蚕取丝,织就丝绸绫罗,引来四方客商。如朱麟应诗“一叶轻舟双打桨,买蚕多自玉湾归。注:石门湾,石门湾,一名玉湾。禾中买蚕种多往西路。(四十四)”,描写的是嘉兴蚕农到石门镇买蚕种的情形;由于“桑地之利,每倍于田”^[13],故而浙西农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远胜过种田,如张燕昌诗所言“青丝笼带看蚕娘,两岸人家齐种桑”;桑叶长大,大多是女性采摘,如朱麟应诗所言“深村四月闭蚕房,女伴盈盈去采桑(其十)”;蚕一天天生长,使得蚕农争相采购桑叶,如谭吉璠诗所言“楝子花疏过雨声,扎山看火树头鸣。邻船两桨买桑叶,南抵馀城北渚城。注:扎山、看火俱鸟名,鸣则桑叶贵。馀城在半逻南。(其九)”写的是养蚕人家在楝子花开时到馀城镇买桑叶的情景“三月吴蚕已二眠,蚕房辛苦麦秋天(张燕昌诗之九)”,蚕事辛苦,蚕农终日忙碌,直至麦秋天;朱麟应诗“夜听鸣梭出远村,家家纺织古风存。入城草布知多少,半是桐乡半陡门”,描写了陡门镇家家纺织的辛勤场面;本地织就的丝织品更是精美,“濮紬光滑胜吴绵,花似嘉陵巧并传。小女湖边来濯锦,鸳鸯对对水中眠(陆以誠诗七十五)”,濮院镇的紬和绫罗色泽鲜艳,图案精美,堪称难得的工艺品。以上所引诗歌,展现了清代康乾时期江南城镇蚕桑业的繁荣状况,从买蚕种、购桑叶,到织成丝绸,再到客商来收购,江南城镇形成了一个从原料生产、产品加工到商品贸易的经济连锁体系。

再次,《棹歌》以及和诗还真实反映了江南城镇文化繁盛的状况。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兴盛和文化消费的勃兴,《棹歌》及其和诗展现了嘉兴地区文化的兴盛。元代嘉兴魏塘镇的画家吴镇描绘家乡人文景观的名画——“嘉禾八景图卷”,也分别在朱彝尊笔下出现。组诗还涉及了众多的佛寺祠庙,如金粟寺、金铭寺、楞严寺、精严寺、天宁寺、白莲寺等,其中白莲寺“古殿犹存日本书”,佛殿留下了日本僧人手迹,可见江南城镇文化交流之兴盛。嘉兴的城镇内还有很多园林,士人往来交游频繁,如朱彝尊从叔茂昉的住宅——山楼,就是“四方宾客至者必集”^[14]之处;他叔叔朱茂璟的别业南园“有桂树四本,高俱五丈”,也是文人雅集爱去之地,朱诗有云“最好南园丛桂发,画桡长泊煮茶亭”,梅里诗人乘画舫泛舟南湖之上、煮茶论诗,亦是常事。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江南城镇不仅是

经济重镇,也是人文渊薮。《棹歌》中也有表现梅里镇诗人文学雅集的诗,如“旧游俞繆日过后,三李衔杯兴最浓。明月绿窗期沈约,白盐赤米问周顒”,孙福清注“云忆右吉、天自、斯年、武会、分虎、山子、青士也”。^[15]又“方外能诗数复公,结茅初地虎溪同。词人寂寞宜过此,一舸月明湖水东”,孙福清注“云复公字文可,住初地庵,诗格最老”。^[16]此两诗中提到的三李是李符、李良年、李绳远兄弟,俞繆即俞汝言和繆泳,复公是清初著名诗僧,可见文士雅集的频繁,湖上和僧寺都是他们交游的所在。城镇市民生活也多姿多彩,张燕昌诗“子夜低翻一曲歌,湘帘处处隐纤娥(十五)”,描绘的是嘉兴歌舞发达的胜景;朱麟应诗“熙春桥外水如天,五日争看竞渡船(十一)”,歌咏的是市民们端午节闹热的文化生活,这些都是江南城镇文化繁盛的写真。

强大的经济基础推动城镇市民的文化消费,《棹歌》及和诗展现了一幕幕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图景。如朱彝尊诗歌“春城处处起吴歌,夹岸疏帘影翠娥。(其三)”,描绘了民歌的广泛流传“正值喧阗日中市,杨花小伎抱筝过。吴船女郎入市唱曲,号唱杨花。(五十七)”此处讲的是吴船女郎抱筝唱曲给客商听的情景“酒市茶寮总看场,金风亭子入春凉。俊游改作乌篷小,蔡十郎桥低不妨(四十七)”,描绘的是士人乘乌篷船游览水乡风景“江楼人日酒初浓,一一红妆水面逢。不待上元灯火夜,徐王庙下鼓冬冬(五十二)”,描绘的是人日之时,运河岸边的酒楼宾客云集,徐王庙前已是鼓声咚咚的热闹场面“阿依家住秦溪头,日长爱棹横湖舟。沾云寺东花已放,义妇堰南春可游(六十八)”,描写的是城镇市民春游赏花的场景“曲律昆山最后时,海盐高调教坊知。至今十棒元宵鼓,绝倒梨园弟子师(七十四)”,展现的是作为戏曲歌舞之乡的嘉兴元宵时的演出盛况;还有夏昌垣诗“曲仿齐梁乐部师,歌喉婉转细如丝。佛奴浪掷千金贾,果否风流似雪儿(之四)”,状写的是商贾一掷千金的豪举。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江南城镇繁华图。此外,佛教典籍的刻印也让嘉兴文人引以为豪,谭诗第三十六“珈文镂印竹花笺,不让天生灵运前。萧寺楞严开贝叶,书籤原是定林编。”并注“楞严寺藏经海内只一部”,这是指我国佛教史上的文化盛事,即在嘉兴楞严寺刊刻竣工的《径山藏》。在城镇文化氛围的催生下,书店和藏书家也纷纷涌现,谭诗第四十四“馆客牙兼书籍店,烹调菽乳但留宾”,旅馆为留客兼营书店,并配以精美饮食;所售书籍则精美而珍贵,如陆以誠诗三十九所称“宋版书装金粟笺,书签次第列窗前”。书画创作和鉴赏也非常兴旺,如张燕昌诗四十三所写“写山若水富云烟,慧业文人旧有缘。卷轴缥緗皆锦秀,题籤金粟藏经笺”,并注云“李竹嬾有写山楼,项墨林有若水轩,皆禾中鉴赏家。海盐金粟山藏经数千卷,好事者剥取背纸以供名人书画,名曰金粟笺。近日,钱阁学箴石、梁太史山舟、陆山人贯夫、孔孝廉信夫鉴赏其书法,吾乡收藏家亦渐知宝贵矣。又海盐法喜寺亦有藏经纸,与书皆同。金粟,余向得大般若经一卷,前後有空素。”可见城镇间书画创作和鉴藏之繁荣景象,这些都是江南城镇文化消费的勃兴使然。

三、从《棹歌》的三次唱和及刊刻看江南城镇的文化辐射功能

《棹歌》产生以后,在朱彝尊生前和身后,都出现了唱和的现象,特别是产生了几次大规模唱和的高潮;同时,江南刻书业的发达对《棹歌》及其和诗的传播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唱和活动及其诗歌刊刻可见江南城镇巨大的文化辐射功能。

《棹歌》及其唱和活动的持续不断是江南城镇文化功能的具体体现之一。关于和诗的创作情况,影响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在朱彝尊生前的康熙十三年(1674)间,当《棹歌》写好后,朱彝尊将其“示同里君子”,结果“属而和者仅中表兄谭舟石一人而已”,⁽¹⁷⁾谭吉璠前后和诗一一八首,和作与原作一样音节谐美,征引详核,典雅有据,“新城王少詹事最称之”,⁽¹⁸⁾得到了大诗人王士禛的赞许。两人的《棹歌》被合刊在一起,流传天下。⁽¹⁹⁾梅里词派的叶封、缪永谋和李符都为之作序。《棹歌》问世十二年后,即康熙二十五年(1685),嘉善魏塘镇人曹次典与朱彝尊相会京师,又遍和原韵,作诗百首。朱彝尊称“予之诗,既有舟石和于前,又有次典继其后……次典其侵诸木,试以质少詹事可哉”。⁽²⁰⁾王士禛曾极力赞赏谭吉璠的和诗,朱彝尊认为曹次典诗歌刊刻后,王士禛也同样会称赞的。可见在朱彝尊生前,通过各家诗人在不同地点对《棹歌》的唱和,已经将城镇文化的魅力辐射四方,以至王士禛都熟知而称赞之,同时透露曹次典的和诗已经刊刻。此外,秀水陈枕也有和诗一百首,朱彝尊的弟子梅里镇朱珙也有和诗,此后和作陆续出现。但目前所见《棹歌》和诗仅有谭吉璠诗作和陈枕的一首和诗,曹次典仅见于记载。

第二次是在朱彝尊身后的乾隆年间。乾隆癸亥(1743年),朱彝尊曾侄孙朱麟应“客桐溪,闲斋消夏,率笔续咏……亦得百篇”。当时浙江巡抚纳兰常安将朱麟应延之幕中,“试其才,出《鸳鸯湖棹歌》相质”,纳兰常安为一风雅大僚,一见大为赞赏,并“属付诸梓”。此和诗刻本前有纳兰常安和礼部侍郎彭启丰所做的序。乾隆甲午(1774年)之冬,“临川李公视学两浙,以《鸳鸯湖棹歌》课嘉禾士子。盖欲采里巷之谣谚,觐民情于歌咏,而因以谱太平之景也”。一生屏居村落的嘉兴贡生张燕昌也于此间“仿朱谭二公倡和之作,续成百首”。当时嘉禾士子和作当很多,流传后世的仅见张燕昌和诗。乾隆年间家居海盐的陆以诚回忆朱彝尊所作《棹歌》,“因思扣舷而和,觉乙乙其若油,触绪即成,难丝丝而就理”,⁽²¹⁾也作和诗一百首。其他唱和的诗人还有夏昌垣、刘揆、王树芳、郑炎、李震、姚晋锡、吴高增、朱星炜等,其中姚晋锡“负诗名,而《鸳鸯湖棹歌》尤脍炙一时”。⁽²²⁾

第三次唱和《棹歌》的高潮发生于道光年间。桐乡人陆以湑言“吾乡自竹垞太史赋《鸳鸯湖棹歌》后,续作者数十家,虽品格各殊,而风致皆可玩味。道光辛丑,南海罗萝村学使文俊试禾郡士,复以命题,所取佳作,亦有足步武前贤者:‘裴公岛上柳毵毵,细柳三篙已涨蓝。毕竟诗人名不灭,踏云独访芋香

庵。’(秀水汪韩度 ‘宣公桥畔水潏洄,三影亭前去复来。唐代文章元代曲,劝郎还上读书台。’(秀水蔡之沅 ‘水边水鸟尽双飞,和雨和烟立钓矶。郎向分湖抛妾去,妾从合路载郎归。’(海盐沈炳垣 ‘百里官塘日往还,陡门西去玉溪湾。看看两岸田如罫,平望南来不见山。’(石门程禧 ‘甲粢乙黍更亲桑,民到于今颂越王。试向天文觅牛女,便知耕织万家忙。’(桐乡金鹤清)”。⁽²³⁾可知此次唱和发生于道光辛丑(1841)年,由时任浙江学政的罗文俊以测试士子的方式发起,在参与士子中,佼佼者有秀水汪韩度和蔡之沅,海盐沈炳垣,石门程禧,桐乡金鹤清五人。此外,道光年间,先后唱和的还有章瑛、女诗人查若筠等人。最后,同治二年(1862),吴存义督学浙江,也以《鸳鸯湖棹歌》命题试禾中,桐乡秀才严钤有“怪底鸳鸯飞不返,湖滨尚种战场花。生涯只合谋菱芡,多少东南未种田”等句,被吴存义称道。⁽²⁴⁾这次唱和声势不大,流传诗歌仅严钤一首,不能与以上三次媲美,只能算清代《棹歌》唱和活动的余波。

这几次《棹歌》唱和活动,一次由朱彝尊亲自发起,应和者先后有谭吉璫、曹伟谟、陈枕和朱琪等人;后两次主要由浙江学政以《棹歌》“课嘉兴士子”方式主导发起,其间还有浙江巡抚推波助澜。后两次唱和的结果是:乾隆年间产生了朱麟应、张燕昌、陆以誥的百首和诗,道光年间的唱和有汪韩度等五位青年才俊的诗作脱颖而出。呼应官方发起的唱和,嘉兴籍士人也有感而发,自觉唱和。从以上可以看出《棹歌》唱和活动已经成为嘉兴士人思乡爱乡之情的寄托,同时也是浙江学界的风雅盛事,成为一脉相承的惯例,是巡抚和学政课试学子的绝好命题。正如清人孙福清所总结的“盖自太史倡为此调,禾中名胜遂传播四方,今鸳鸯湖中烟波无恙,欸乃时闻,而学使者按试秀州,往往以此命题试士,流风余韵至今犹有存者,知小长庐之遗泽孔长也”。⁽²⁵⁾可以说,《棹歌》的唱和活动已潜移默化成为江南嘉兴地区的一种文化传统。

《棹歌》及其和诗的刊刻出版也是江南城镇文化辐射功能的重要体现。书籍刊刻发行必然会对文学的传播起到巨大的作用,而《棹歌》及其和诗的出现,进而被刊刻流传,进一步佐证了江南城镇的文化辐射功能。

《棹歌》及其和诗的刊刻大致分四个阶段:康熙年间 康熙十三年(1674),朱彝尊作好《棹歌》寄给同里亲友,只有谭吉璫和作了一百十八首,于次年即将二人唱和之诗合刻出版。⁽²⁶⁾此书前有梅里镇诗人叶封、缪永谋和李符所做的序。李符序称此书“遂使秦箫燕筑,皆为白苧之声;水驿星邮,尽按玉龙之谱”,可见和诗流传之广,已经被谱曲弹唱,王士禛也曾称赞。可惜此刻本今已不存。康熙二十五年(1686),魏塘镇人曹次典的和诗被刊刻,此本前有朱彝尊所做的序,此本今已不存。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朱彝尊完成《曝书亭集》的校订工作,1709年七月,在曹寅资助下,《曝书亭集》在扬州开刻,康熙五十三年(1714),在朱彝尊去世5年后,《曝书亭集》刊刻竣工,吴江潘耒、查慎行为之作序。其书卷九录有朱彝尊《棹歌》和谭吉璫和诗八十八首。⁽²⁷⁾同年,嘉兴杨氏木山阁刻成《曝书亭诗集》二十二卷本,笺注为杨谦所作,此刻本现藏于无锡市图书馆。

乾隆年间有乾隆五年(1740)写刻本一种,题《鸳鸯湖棹歌和韵》,一卷本,为谭吉璫和诗,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又乾隆九年(1744),在杭州刻有朱麟应的《续鸳鸯湖棹歌》,纳兰常安和彭启丰为之作序,此刻本今已不存。此外,乾隆三十年(1765),苏州惇裕堂刊刻十二卷本《曝书亭诗录》,嘉兴江浩然作笺注。⁽²⁸⁾乾隆四十年(1775),海盐朱芳衡刻《鸳鸯湖棹歌》一种四卷本,卷一《鸳鸯湖棹歌》,版心下题“曝书亭”,卷端署“秀水朱竹垞著,海盐朱芳衡校书”,本卷前失叶封序、缪泳谋序和李符序;卷二《鸳鸯湖棹歌和韵》,题“狷石居”,署“嘉兴谭吉璫舟石”;卷三《鸳鸯湖棹歌》,题“侣鹤轩”,署“海盐张燕昌芭堂”;卷四《鸳鸯湖棹歌次朱太史竹垞原韵》,题“听雨轩”,署“海盐陆以诚和仲”。此刻本前有乾隆四十年梁同书序,内封题“秀水朱竹垞、嘉兴谭舟石唱和合编,海盐陆和仲、张芭堂和作附后”,卷末镌“乾隆乙未重九前三日校写于心远堂之后轩,甥孙朱芳衡谨志”。乾隆四十六年(1781),朝廷于京师编纂刊刻的《四库全书》集部二十六别集类二十六收录有《曝书亭集》,《棹歌》列在其中。

光绪年间 光绪四年(1878),嘉兴孙福清望云仙馆刊刻《樵李遗书》二十七种,其中第十一册为《鸳鸯湖棹歌》,即朱谭唱和诗合刻本,书前有叶封、缪永谋和李符所作序,版心下镌“孙氏望云仙馆校槧”;第十二册为《续鸳鸯湖棹歌》,即朱麟应和诗刻本,卷首有纳兰常安和彭启丰所作序,卷末有孙福清所作跋文,版心下镌“孙氏望云仙馆校槧”。光绪十五年(1889),有寒梅馆写刻本《曝书亭集》。⁽²⁹⁾

民国年间 民国元年(1912)有《鸳鸯湖棹歌》两卷本,为嘉兴谭氏承启堂刊本,收入谭新嘉辑的《嘉兴谭氏遗书》第六册中,此刻本第一册扉页题名“嘉禾谭氏遗书”,有金蓉镜和傅增湘所做的序文;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嘉兴谭氏承启堂重刻此版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商务印书馆出版《曝书亭集》三册本,其中上册卷九有朱谭唱和诗。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曝书亭集》两册本,其中上册卷九有朱谭唱和诗。

粗略统计有关《棹歌》及其和诗的相关刻本,康熙年间有四种,乾隆年间有五种,光绪年间有两种,民国间四种,共有十五种;这几次刻书正与《棹歌》的几次唱和时间前后相吻合,有官刻(京师刻书、浙江杭州书局、扬州书局),作者自刻(朱彝尊、谭吉璫),私家刻(海盐朱芳衡,嘉善孙福清望云仙馆,嘉兴谭氏承启堂,苏州惇裕堂,嘉兴杨氏木山阁)。此外尚有现代出版社刻(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这样,通过南北大城市(京师、苏州、杭州、扬州、上海)和嘉兴本地的刊刻行为,《棹歌》及和诗流布天下,康熙年间即“遂使秦筝燕筑,皆为白苧之声;水驿星郎,尽按玉龙之谱”;乾隆年间诗人还感念“朱谭韵事堪千古”,朱麟应也称“曾伯祖竹垞公,官翰林院供奉,尝作《鸳鸯湖棹歌》百首,刊入《曝书亭集》中,海内至今传诵”;光绪年间孙福清在《棹歌》刻本的跋文中称“竹垞朱太史《鸳鸯湖棹歌》百首风行海内,久已家有此书”。⁽³⁰⁾由此可见,《棹歌》及和诗刻本的流传范围之广,在乾隆年间已是海内传诵,到光绪年间海内“家有此书”,刻本大量

发行,受众日益增多,影响不断扩大,这直接提高了江南城镇的知名度。

一组有关嘉兴地区城镇的诗歌,不仅引发了前后近二百年间文人的反复唱和,而且被一再刊刻出版,以致到了“风行海内”、“家有此书”的程度,围绕《棹歌》而发生的这一文化现象,典型地彰显了江南城镇所独有的文化影响力。再联系到组诗作者所诞生的梅里镇,它早年所形成的梅里词派进而走向全国,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浙西词派,这更进一步佐证了江南城镇强大的文化辐射功能。从一定意义上说,围绕《棹歌》而发生的历史悠久的唱和,正是梅里词派走向全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浙西词派的一个缩影,也是明清之际江南城镇强大的文化辐射功能的生动体现。

注释:

- (1) 赵冈《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史》,《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 (2) [25][30] 孙福清《续鸳鸯湖棹歌·跋》,见孙福清辑《樵李丛书》《续鸳鸯湖棹歌》,孙氏望云仙馆本,光绪四年(1878)刻,第12册。
- (3) [17][18][20][21] 朱彝尊《曝书亭集》上册,世界书局,1937年,第4、484、484、484、484页。
- (4) 邓之诚《五石斋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32页。
- (5) [14] 朱彝尊《鸳鸯湖棹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31页。
- (6) 陶元鏞辑《鸳鸯湖小志》,1935年刻本,第1页。
- (7) 见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全集》卷八,中华书局,1982年,第410页。
- (8)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 (9)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1938年。
- (10) 李培等修、黄洪宪等纂《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志》,成文出版社,据明万历二十四年修、民国十四年铅字重刊本影印,1970年。
- (11) 许瑶光、吴仰贤纂《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形胜》,光绪丁丑至戊寅(1877-1878)刻本。
- (12) 乾隆《杭州府志》卷首《桑赋》,乾隆四十四年刻本,第4页。
- (13) 乾隆《海宁州志》卷三《田赋》,乾隆四十年修,道光二十八年重刻本。
- (15) [16] 孙福清《鸳鸯湖棹歌》,见孙福清辑《樵李丛书》《鸳鸯湖棹歌》,孙氏望云仙馆本,光绪四年(1878)刻,第11册。
- (19) [26] 见王利民《博大之宗——朱彝尊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此刻本仅见于此书提及,惜未见之。
- (22) 阮元、杨秉初辑《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五,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84册,第23页。
- (23) 陆以湜《冷庐杂识》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39-40页。
- (24) 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卷四十六,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86册,第29页。
- (27) 宁夏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有康熙刻本,疑即此刻本,惜未亲临查验,不敢遽下断言。
- (28) 宁夏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有乾隆间惇裕堂刻本,江浩然作笺注,疑即此刻本,惜未亲临查验,不敢遽下断言。
- (29) 2011年6月,上海博古斋2011年春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的古籍善本专场出现此刻本,笔者未能亲临鉴赏,后于孔夫子旧书网上见到,只显示有《曝书亭集》卷一第一页内容。又“寒梅馆”为会稽(绍兴)陶堰镇陶守次所筑藏书楼,故此刻本疑为陶氏家族所刻。但1889年梦梅馆刻本存在于世是可以断定的,此刻本为八十卷本,笔者所见民国世界书局版也是八十卷本,卷九有朱谭和诗,此刻本也当有之。

(责任编辑: 公 乙)

Supervi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bstract: The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 among technology, society and state. The process of game and coordination makes the start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which serves as a practice of relations among state, citizen and medium, has developed to what level in new social context and media ecology. Where is its breakthrough and what is its limitation? Brand new examination is required. This paper, out of the relations among state, citizen and medium, manage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and dynamic of the supervis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by analyzing significant concepts including public domain and civil society, etc.,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in realistic situations.

Key words: supervis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public domain

Gong Chengbo & Shen Yuchen & Dong K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osperity of Jiangnan Tow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ts Cultural Radiation Function —— With the Responsive Composition of “Lovebirds Lake Boatman Chantey” as the Focus of Study

Abstra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prosperity, it saw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towns in China's Jiangnan areas. These towns boasted of massive wealth and haunts of humanities. Writing was a vigorous phenomenon that was no inferior to that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1674, the 13th year when Kangxi reigned in the Qing Dynasty, Zhu Yizun,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ol of Mei Li Word, wrote down 100 pieces of poems taking towns across the Jiahe Plain as the object of singing, entitled “Lovebirds Lake Boatman Chantey”, which initiated the historical glory of composing a poem in response to one received. Since then, it has become a conspicuous cultural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through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al poems written by Zhu Yizun and relevant researches on the poems in response to them, combined with the combing of the publication of engraving the abovesaid poems, is aimed at discussing the unique cultural radiation function of the phenomenon.

Key words: Lovebirds Lake Boatman Chantey; poem composition in response to one received; the publication of engraving poems; Jiangnan towns; cultural radiation function

Sun Xun & Pei Hongjia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The Tide of Study in Janpa from Zhengjiang Brings Birth to New Culture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20th century, many people from Zhejiang Province studied in Japan and travel writers in Japan played an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birth of new literature. They derived new power from Janpanese culture and their fruitful works bulged for new literature, which indicated its pioneering ideological trend and even brought birth to new literature.

Key words: travel writers in Japan; Zhejiang tide of study in Janpan; literary meaning

Xu Meiyao
Yiwu Industrial & Commerical College